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乌兰牧骑永做“红色文艺轻骑兵”

蔚蓝的天空下，紫红色的蒙古舞袍随风漫卷，头顶的瓷碗纹丝不动，马头琴琴声悠扬飘荡……

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的一处蒙古包前，乌兰牧骑的女队员们舞动柔美身姿，男队员动情地拉着马头琴，正在为牧民表演顶碗舞。蒙古包周围，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牧民看得入神，不时鼓掌，笑容在寒风中绽放。

今年春节以来，被誉为草原“红色文艺轻骑兵”的乌兰牧骑队员们深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戈壁沙漠、偏远嘎查（村），为牧民送上一场场精彩、暖心的文艺演出。

广袤草原上，他们犹如欢快的百灵鸟，为群众唱响一曲曲动人牧歌；辽阔大地上，他们又像绚烂的花朵，60多年来始终绽放着夺目光彩。

重本色——一切为了人民

时光回溯到1957年的夏天。9名牧区青年驾着1辆马车，手拿5把乐器、2块幕布和3盏煤气灯，在一户牧民的蒙古包前举办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这是我国首支乌兰牧骑——内蒙古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

现任队长孟克吉日嘎拉说，当时的内蒙古草原文化生活极为单调，牧民们几乎看不到书籍、演出和电影。

为改变这一状况，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决定组建小型、流动、综合性的文化工作专业队伍，名字就叫“乌兰牧骑”，在蒙古语中意为“红色的嫩芽”。

“不漏掉一个蒙古包，不落下一个牧民”，是乌兰牧骑创立之初的口号。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队员们前往牧民家的脚步。

当年，组建不久的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去戈壁深处的牧民家演出，途中经过一处沙地时，马车突然深陷沙土、动弹不得，拉车的骏马也累得筋疲力尽。

不能耽误工作！9名队员二话不说，扛起演出道具，徒步一整天赶到牧民家。

年逾古稀的金花是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兰牧骑第一代队员。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她与队友们每年下乡七八个月。炎炎夏日，他们背上简单的行李、乐器和服装，赤



2018年9月13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宝格达音高勒苏木浩尼钦哈夏图嘎查的一处草场，演出结束后，镶黄旗乌兰牧骑的队员教牧民拉马头琴。

脚走在滚烫的毛乌素沙地上，生怕把鞋子踩坏。烈日的蒸烤让人口渴难耐，他们却只能捧起沙丘下一小湾积水解渴，水里满是黑压压的小蝌蚪……

面对面到群众中去，实打实为群众服务。

乌兰牧骑队员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春天接羊羔，夏天剪羊毛，秋天打草，冬天放牧，与牧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金花回忆，那时候，队里常有人抱着一两岁大的孩子去演出。母亲在台上表演，婴儿在台下啼哭。牧民看到了，就抱起孩子喂奶、喂水，演出结束再把熟睡的孩子送回母亲的怀抱。

“牧民们亲切地叫我们‘玛奈乌兰牧骑’，意思是‘我们的乌兰牧骑’，亲得就像一家人。”金花说。

重传承——扎根生活沃土

“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住”，是乌兰牧骑的创作定位；

将党和国家的政策、精神传达给群众，为他们加油鼓劲，是乌兰牧骑孜孜不倦的追求。

翻开一份1965年的乌兰牧骑全国

巡演节目单，马头琴独奏《蝶恋花》、民乐合奏《鄂伦春人民好生活》、好来宝《牧马英雄》等，创作题材均来自农牧区，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的民族艺术形式在队员的精彩表演中熠熠生辉。

扎根基层的乌兰牧骑培养出大批艺术人才，德德玛等艺术家都出自这所民间“学校”。

在草原上长大的青年歌手乌兰图雅，儿时经常看乌兰牧骑的演出。后来，她也成为家乡乌兰牧骑的一员。“迎着烈日走，踏着风雪来，深情的河流也为我澎湃；马头琴声悠扬，牧歌飘天外，一路洒下我们火热的爱。”乌兰图雅演唱的这首《乌兰牧骑之恋》，饱含她对乌兰牧骑的深情。

没有哪种情怀，比心系群众更动人；没有哪种事业，比服务人民更高尚。

60多年来，乌兰牧骑脚步不停、传统不丢。

从赶马车、骑骆驼，到开拖拉机、坐大卡车，再到乘大巴车、流动舞台车……改变的是队员们的演出条件，不变的是他们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的初心使命。

如今，118.3万平方公里的内蒙古大地上，活跃着80多支乌兰牧骑队伍、3000多

名队员，每支队伍每年下乡演出超过100场。

重创新——舞台更加广阔

2017年，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16名队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乌兰牧骑60年来的发展情况，表达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贡献的决心。

当年1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回信，勉励他们继续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

今年35岁的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乌宁，每当想起这封回信，就感到无比自豪、充满力量。

“党和国家对我们信任、肯定，牧民群众对我们喜爱、关心，我们只有加倍努力回报。”乌宁说，她常常用曾是乌兰牧骑队员的姥姥的话鞭策自己，“要把最好的表演献给牧民，为人民服务永远不变”。

乌兰牧骑始终把舞台设在人民中间，坚持文艺为民，不断提升艺术作品的思想内涵、表现手法，推动文艺创新。

改革开放、依法治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乌兰牧骑将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作品中，创作出舞蹈《脱贫攻坚赞》、小品戏《喜鹊为啥叫喳喳》等富有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文艺作品。

2018年起，内蒙古组建“乌兰牧骑+”综合志愿服务队，在文艺演出基础上，推出医疗卫生、法律援助、技能培训、理论宣讲、科技推广等多种服务项目，重点面向交通不便、生态脆弱、文化生活匮乏、人口居住分散的农村牧区。

初春的科尔沁草原乍暖还寒，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牧骑带领综合志愿服务队下乡演出。

一场精彩的歌舞表演结束后，与乌兰牧骑一同下乡的农牧部门工作人员与农牧民聊起今年的生产打算。交谈中，去年脱了贫的阿力得尔苏木牧民苏和得知乡村振兴的政策后很是兴奋。

“我想近期再把养牛规模扩大些。”他笑着说，“现在的乌兰牧骑还给我们传授‘致富经’。”

据新华社



在重庆铜梁区土桥镇六贏村，村民周菊把“最美庭院”的标牌，挂在了自家房前最显眼的地方。

“最美庭院”是周菊一家人通过两年多努力，一分一分地积分，在全村评比比出来的。

六贏村人居环境积分规则简单明了：在每个村民小组，由一名村组长和两名村民代表当评分员，每月两次入户现场打分，院落、室内干净得1分、无白色垃圾得1分、农具摆放整齐得1分……

积分多不仅能赢得荣誉，还能兑现实实在在的奖品：20分能兑换一个香皂、40分能兑换一袋洗衣粉、80分能兑换一袋大米……

村里刚开始搞积分时，因为家里厕所环境差了些，周菊得分少了点。一到兑换现场，别人换了一袋大米，自己却只换得一包纸巾。“回家路上，我娃娃就一直问，为啥别人兑得好？”周菊说，我给孩子讲，我们这次环境卫生做得差了些，下次

一定能做好，多得分。

“环境美不美，大家比比看。奖品虽然不值多少钱，但咱们在乎的是那份认可。”周菊一回来就和家人商量，先从厕所卫生做起，一家人把角角落落认真打扫了一遍。周菊还在房前屋后曾经的荒地上种上了美人蕉、三角梅、梨树，把自家庭院重新装扮了一番。

“以前打扫院落，美化环境，经常靠村干部去动员。有的人一劝才动，但保持不了三五天，院坝又脏了，环境又差了。有的人更是劝也不动。”六贏村党支部书记吴开英说，搞卫生、得积分、兑奖品，本意就是想逐步让村民养成清洁卫生的好习惯。

当然，也不是一搞积分，六贏村所有村民马上就变了，也有人不为所动。村民老杨家养了30多只鸡鸭，院坝里面到处跑，鸡屎鸭屎到处都是。村干部上门来劝，老杨却很犟，“我臭我的院子，又臭不到别人。”

后来，看着别人家的环境一天天变好，老杨也着急了。他给吴开英打电话，

重庆铜梁：“小”积分“大”美丽

主动邀请评分员也到自己家里看一看比一比，鸡鸭是不是进圈了，农具是不是收拾好了……“别人都好看了，就我家还臭烘烘的，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嘛。”老杨这回不再犟了。

如今，乡村人居环境积分制已在铜梁区全区推广开来，以积分为牵引，并大力推动乡村“厕所革命”、农村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等工作，铜梁农民自发地把清洁卫生做在了日常，乡村面貌焕然一新，铜梁还获得了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的荣誉称号。

乡村越美，人气越旺。又到春暖花开的时节，铜梁区巴川街道玉皇村房前屋后绿树成荫、鲜花摇曳，吸引了不少游客赏花、看景。

在玉皇村，爱美护美已经成了村民自发的习惯。不仅自家院落通过积分制参与评比，大伙儿还主动要求将乡村绿道等一些重点公共区域纳入积分范围，村民们自愿报名参加管护。

在玉皇村12组，村民何纪芳自愿负责30多米长的绿道卫生管理。每天上下班，路过自己的责任区，何纪芳都要放慢脚步，走走转转，看看路上有没有垃圾，路边的花草树木有没有枯萎、倒伏……

何纪芳告诉记者，现在爱美、护美就是一种自觉，看着村容村貌干净整洁，心里就是舒服。

“通过积分制激励村民爱清洁、讲卫生，是花了小钱办了好事。”玉皇村党支部书记柏小林笑着说，用积分兑换奖品，村里每年支出将近6万元，这其中财政从服务群众专项经费中补助3万多元，剩下的由村集体支出。

这几年乡村变美了、游客更多了，玉皇村集体也借势参股村里的花卉苗木、乡村旅游企业，年分红收入近50万元。柏小林说：“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乡村美丽，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就越强，积分含金量越高，农民爱美护绿更有积极性了。”

据新华社